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四

中庸一

問中庸名篇之義。中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之名。兼此二義。包括方盡。就道理上看。固是有未發之中。就經文上看。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。又言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先生曰。他所以名篇者。本是取時中之中。然所以能時中者。蓋有那未發之中在。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。然後又說君子

之時中。

在中之中。與在事之中。只是一事。此是體。彼是尾。

中庸之中。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。故周子曰。惟中者和也。中節也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若不識得此理。則周子之言。更解不得。所以伊川謂中者。天下之正道。中庸章句。以中庸之中。實兼中和之義。論語集注。以中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之名。皆此意也。

惟其平常。故不可易。如飲食之有五穀。衣服之有布。

帛若是奇差異味。錦綺組繡。不久便須厭了。庸固是定理。若直解爲定理。却不見得平常意思。今以平常言。然定理自在其中矣。公晦問中庸二字。舊說依程子。不偏不易之語。今說得是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而平常之理。似以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說中。乃是精密切至之語。而以平常說庸。恰似不相粘著。曰。此其所以粘著。蓋緣處得極精極密。只是如此平常。若有些子詫異。便不是極精極密。便不是中庸。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。

或問中與誠意如何。曰。中是道理之模樣。誠是道理之實處。中卽誠矣。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。曰。智仁勇是做底事。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。又問中庸曰。中庸只是一事。就那頭看是中。就這頭看是庸。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。方其山卽是謂之山。行著嶺路則謂之嶺。非二物也。中庸只是一箇道理。以其不偏不倚。故謂之中。以其不差異可常行。故謂之庸。未有中而不庸者。亦未有庸而不中者。惟中故平常。堯授舜。舜授禹。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。做得

來恰好。所謂中也。中卽平常也。不如此。便非中。便不是平常。以至湯武之事亦然。又如當盛夏極暑時。須用飲冷就涼處。衣葛揮扇。此便是中。便是平常。當隆冬盛寒時。須用飲湯就密室。重裘擁火。此便是中。便是平常。若極暑時。重裘擁火。盛寒時。衣葛揮扇。便是差異。便是失其中矣。

問道之常變。舉中庸或問說曰。守常底固是。是然到守不得處。只著變。而硬守定。則不得。至變得來合理。斷然著如此做。依舊是常。又問前日說經權云。

常。自是著還他一箇常。變。自是著還他一箇變。如
或問舉堯舜之禪授。湯武之放伐。其變無窮。無適
而非常。却又皆以爲平常。是如何。曰。是他到不得
已處。只得變。變得是。仍舊是平常。然依舊著存一
箇變。

向見劉致中說。今世傳明道中庸義。是與叔初本。後
爲博士。演爲講義。先生又云。尙恐今解是初著。後
掇其要爲解也。又云。呂中庸文滂沛。意浹洽。

李先生說陳幾叟輩。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。先生

曰。呂氏飽滿充實。

龜山門人。自言龜山中庸枯燥。不如與叔浹洽。先生

曰。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。

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。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。却

不將聖人言語折衷。所以多失。

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。云。亦有未滿意處。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。尙多病。

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。先生曰。公歸時。煩說與。切不可。某爲人遲鈍。旋見得旋改。一年

之內。改了數遍。不可知。又自笑云。那得箇人如此。

著述。

以上語類
十二條

中庸之書。子思子之所作也。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。孔子之孫子思。又學於曾子。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。旣而懼夫傳之久遠。而或失其真也。於是推本所傳之意。質以所聞之言。更相反覆。作爲此書。孟子之徒。實受其說。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。漢之諸儒。雖或擎誦。然旣雜乎傳記之間。而莫之貴。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。至唐李翱始

知尊信其書。爲之論說。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。又雜乎佛老而言之。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。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。始得其所傳之要。以著於篇。河南二程夫子。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。然後其學布於天下。然明道不及爲書。今世所傳。陳忠肅公之所序者。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。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。然亦不傳於學者。或以問於和靖尹公。則曰。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。二夫子於此。旣皆無書。故今所傳。特出於

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。而門人之說。行於世者。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。爲有成書。若橫渠先生。若謝氏尹氏。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。又皆別自爲編。或頗雜出他記。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。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。某之友會稽石君謫子重。乃始集而次之。合爲一書。以便觀覽。名曰中庸集解。復第其錄如右。而屬某序之。某惟聖門傳授之微旨。見於此篇者。諸先生言之詳矣。某之淺陋。蓋有行思坐誦。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

者。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。然嘗竊謂秦漢以來。聖學不傳。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。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。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。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。始發明之。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。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。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。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。陵籍訓詁。坐談空妙。展轉相述。而其爲患。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。嗚呼。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。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。某誠不敏。私竊懼焉。

故因子重之書。特以此言題其篇首。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。使之毋跂於高。無駭於奇。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。以會其歸。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。以踐其實。庶乎優柔厭飫。真積力久。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。忽不自知其至焉。則爲有以真得其傳。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。抑子重之爲此書。采掇無遺。條理不紊。分章雖因衆說。然去取之間。不失其當。其謹密詳審。蓋有得乎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之意。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。據家語本一時問

答之言。今從諸家。不能復合。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。又以簡帙重大。分爲兩卷。亦無他義。例云。

中庸集解
序○文集

右總論

天命之謂性。是專言理。雖氣亦包在其中。然說理意較多。若云兼言氣。便說率性之謂道。不去。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。而亦不雜乎陰陽。

問天命之謂性。此只是從原頭說否。曰。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。聖人所以盡已之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

朱子大全卷二十四
盡物之性。由其同一原故也。若非同此一原。則人
自人之性。物自物之性。如何盡得。

問率性之謂道。率。循也。此循字。是就道上說。還是就
行道人上說。曰。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。以率性便
作脩爲。非也。率性者。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。便自
有許多道理。性是箇渾淪底物。道是箇性中分派
條理。循性之所有。其許多分派條理。卽道也。

問率性通人物而言。則此性字。似生之謂性之性。兼
氣稟言之否。曰。天命之謂性。這性。亦離氣稟不得。

率循也。此循字是就道上說。不是就行道人說。性善只一般。但人物氣稟有異。不可道物無此理。性是箇渾淪物。道是性中分派條理。隨分派條理去。皆是道。穿牛鼻。絡馬首。皆是隨他所通處。仁義禮智。物豈不有。但偏耳。隨他性之所通處。道皆無所不在。曰。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。曰。是。又問。鳶有鳶之性。魚有魚之性。其飛其躍。天機自完。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。故子思姑舉此一二。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。曰。是。